

枷锁，灵性，希望

庭院的秋千架上，一句未说完的诗句仿佛还在风中轻轻荡漾；旧时的水池中，仿佛还泛着昔日泪水的涟漪。岁月流转，那些被条条框框所束缚的灵性，如今化作片片白絮，在标准化的天空下无声地飘落，诉说着永恒的感伤。

宝玉曾说：“还提什么念书，我最厌这些道书话，拿他诳功名混饭吃也罢了，还要说代圣贤立言。好些的，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，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没有什么，东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还自以为博奥。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。”这种批判在当今教育中依然存在，正如李勤余在《余华教作文引争议，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？》中所言：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：一位能够在高考作文中获得高分的考生，可能记忆力很强，可能应试技巧高超，但很可能不懂文学，也对文学没有多少兴趣。这种情况无疑是遗憾的——我们培养出了很多拥有应试技巧却未必有充足人文素养的‘人才’。”

历史的褶皱在顽石的悲鸣中显露出一道刺目的裂痕。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的序言里谈到的不可死记硬背的“书籍名，作者名，作者时代，书籍，卷数”这类“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”的知识，却在各类教辅资料里成为“必背常识”；文人墨客曾写下的真情实感，化作教辅机构“万能作文模板”里的机械套用；你看教室墙上那“提高一分，干掉千人”的血色字幅，那“两眼一睁，开始竞争”的“励志语录”，像不像“积极改造”的标语？那些曾被曹雪芹嘲讽的“禄蠹”，正西装革履，把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换成一本又一本的教辅，继续用红笔圈画住青春的灵性。

咸亨酒店里那件飘荡的破旧长衫，青白面色的孔乙己，皱纹间夹着新旧伤痕，却仍固执地穿着象征文人身份的长衫。那长衫本应承载“为国奉献”的初心，却在儒林废墟上浸透功利主义。百年后，各大企业在求职平台将“985/211名校”作为一票否决的标准；投机商在知识付费平台兜售《高考抢分泌籍》，“茴香豆的四种写法”正在重生。他们嘲笑长衫客的迂腐，却不得不对自己破旧的长衫缝缝补补。

教育本应如翠竹般破土向上，却用标准囚禁我们的灵性。曲尺柜台前，既有丈量“人才”的学历标尺，亦有丈量“成功”的流量标尺。那些在简答题上写下“封建礼教吃人”的少年，转身却在台灯下死记硬背；那些在议论文中痛斥“范进中举”的笔尖，却一遍又一遍陷入无休止的考试中。我们越是熟稔对旧教育的批判话语，越会无意识间复刻着批判对象的行为逻辑。

但灵性的火种从未熄灭。

1990年，王兴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一个普通家庭。王兴兴偏科严重，他的英语成绩极差。2006年，16岁的王兴兴参加中考，因为英语偏科甚至差点没考上普通高中，以倒数第一或倒数第二的成绩进入了高中。高中时期，王兴兴在大大小小的几百场英语考试里，英语大概只及格过3次。这样一个人，在应试教育中“失败”的人，为什么能创建宇数科技，杀出重围？他说：“你必须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足够好。如果你能在某件事上做到全校、全市、全中国第一，其实不愁可以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。”

教育的真谛从不是将鲜活的灵魂浇铸成标准零件，而是让每块顽石都能在属于自己的维度上，绽放出补天的神采。

大观园终倾颓于白茫茫大雪，可那日妙玉赠予宝玉的梅花，仍在无数少年掌心悄然生长。在应试的荒原上，永远有人擎着灵性的火把，等待照亮下一个春天。